

尚書說要
尚書蔡注考誤



尚
書
說
要

呂
柟
著

中
華
書
局

叢書集成初編

尚書說要（及其他一種）

中華書局 出版發行

（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）

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

一九九一年北京第一版

開本：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二

統一書號：ISBN7-101-00894-1/K·367

此據惜陰軒叢書
本排印初編各叢
書僅有此本

尙書說要卷之一

明 高陵呂 柟溼野著

虞書

堯典

問放勳堯號也。又曰贊堯之功者何。曰堯號其信。夫若今稱人者必先曰某人。斯曰某德云爾。況孟子已言之乎。重華文命亦爲舜禹之號乎。曰然。以文命爲禹號。數于四海者何事也。曰敷分也。分治四海之水。土猶禹貢敷土云爾。曰若然則允迪亦爲皋陶之號乎。曰非也。史臣稱堯舜禹之號者。因爲天子而記其功德。不可以遽爾。若皋陶者直記其謨。雖有號亦不得而係之也。故春秋傳引舜典以下爲夏書。

欽明文思允恭克讓者何。曰猶稱舜者曰濬哲文明溫恭允塞。猶稱仲尼曰溫良恭儉讓也。是故欽德之聚也。明德之通也。文德之理也。思德之深也。安安德之定也。允德之積也。恭德之顯也。克德之才也。讓德之固也。以欽爲先者德之始。以讓爲後者德之終也。若曰不是德而能讓也。然則安安非言欽明。允克非言恭讓邪。曰古語質簡。非如後人方語。而又自發揮也。

問堯親九族以至黎民時雍者何。曰族有尊卑親疎。則恩有差殺。教有勸督。百姓有賢愚貴賤。則道有舒慘。政有升降。萬邦殊俗而異尙。則法有因革。德有柔能。聖人雖神化。其實緣人情而治。此蓋記其成也。此

說不幾於道政齊刑乎。曰：俊德先之，豈無本者哉。然則丹朱歸訟之在膝下，共工驩兜之在朝下，民其咨之在萬邦者何。曰：丹朱共兜者，下惡之不移，不害爲既睦平章也。且堯皆知其奸，舉疏賤之舜而加之九族之上，四岳不能懲其惡，側陋乃能行其志，百姓有不感而雍乎。若下民之咨，則由洪水，非咨堯也。問：乃命羲和者何。曰：德者，化民之本，政者，治民之具。黎民時雍而後命羲和焉。記書者，其亦知堯之道乎。是故歷象明而天道無愆，時采若而人道無廢事。水土平而萬世昏墊之害人者熄，亦其序也。

歷象日月星辰者何。曰：言此日月星辰者，在天之象，爲之歷以紀之耳。故其下皆言歷。故疏曰：歷此法象之日月星辰也。敬授人時，歷已頒乎。曰：四氏考驗於四方，閏定而後允釐，何爲其遵頒哉。曰：若是不亦廢事乎。曰：軒轅帝嚳以來之歷，固行也。堯創法爲一代之定規，則不可以苟而取具矣。四時之歷，其文奚不倫。曰：古文簡重，多互見也。故言宅西，則春之嶠夷，卽東言南交，則冬之朔方，卽北。冬曰幽都，見南方之明都。夏曰敬致，見冬致之亦然。春曰星鳥，則北爲玄武，東爲蒼龍，西爲白虎。可知。夏曰星火，則春爲降婁，秋爲壽星，冬爲星紀。可知。秋曰虛，冬曰昴，見春之星夏之心也。春秋言分冬夏，言中者何。曰：春夏屬陽，秋冬屬陰。故曰分。春夏十氏掌，秋冬一氏掌。故曰中。故春言日中，秋言宵中也。然則冬何以不曰宵永。曰：此古人抑陰之意，宵中猶可說也。宵永不可說也。故特曰日永。春秋何以言殷。夏冬何以言正。曰：殷中也，未至於極。猶曰：陰陽方盛也。正則至其極。猶曰：正所謂陰陽也。春秋何以言谷。冬夏何以言都。曰：谷以日之道，路言都以日之照臨言也。春秋言賓饒，冬夏言致者何。曰：後人比日月如過客，其祀於賓饒之意乎。夫賓

有迎候之意。饒有繼繼之意。致則日至中而後致。若曰日之去我致之也。作訛成易。不言時而言方者何。曰東得春氣之先。舉東而西方皆作矣。南朔亦若是也。歷象日月星辰。其日出納中。永言日也。鳥及虛昂。言星也。星火言辰也。奚不言月。曰仲春仲夏仲秋仲冬。非月乎。故曰爲重。月次之。星次之。辰又次之。故言日月詳言星辰略。故下非日閏月不道星辰也。民在冬春夏皆言身。獨秋而言氣。鳥獸在夏秋冬皆言毛。獨春而言交者何。曰鳥獸之交。莫多於春。民之氣莫平於秋也。嗚呼。此可以觀唐虞之文矣。非後人所能損益也。孔安國謂重黎之後。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者。如何。曰然。呂刑乃命重黎。胤征羲和。胤厥官。知其一事也。楚語。顓頊命南正司天。以屬神。北正黎司地。以屬民。故法言云。羲近重。和近黎。然則分天地者。其以春夏屬陽。秋冬屬陰乎。陰陽猶天地也。

閏月言非而不言朔虛者何。曰非所以舉之也。蓋雖朔虛亦在三百六十六日之內矣。是故由日與天會。則有三百六十五日二百三十五分。舉言之。則六日也。天體本有此度耳。由是月與日會。則有三百五十四日四百九十九分。舉言之。亦六日也。月會本二十九日耳。積天體則氣盈。積月會則朔虛。以一歲常數計之。則盈虛之數皆閏月之由也。然不有氣盈。則無朔虛。故獨曰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也。至月之朔虛。何以有此數也。曰月一日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。則不及日十二度十七分二釐一毫弱也。故全度之積三百五十四分。餘分之積二十九日一會。有四百九十九積。十二會爲四百九十九者。凡十二也。故五千九百八十八。如日法九百四十爲一日。凡得六日。餘三百四十八也。

問象恭滔天者何。曰言其工之象恭。雖天且漫也。雖兜何以舉之。曰其黨也。放齊亦朱之黨乎。曰放齊其亦私心窺聖人乎。夫歸訟之才類啓明。放齊或不能察。亦未可知。然其人亦卑矣。然則三臣者。堯既知其惡。奚不去。曰不知其惡而用之。則不明。所謂孚於剝也。知其惡而用之。見聖人用人如匠用木。棄其短。皆可用也。惟夫大登庸則不可。

舜問堯之於鯀也。知其弗賢而用之。則非仁。如不知其弗賢而用之。則非智。仁智於堯有疑焉。曰茲堯之所以仁智也。方割之水。不可以坐視。一己之見。不可以先四岳也。既試之而後已。此堯之其智如神。其仁如天乎。

堯視天下重于己子。然乎。曰然。昔者堯以天下之故。捐二女于虞舜。若試之而不登庸焉。二女爲虛歸矣。及舜既可用也。又廢乎丹朱。當是時也。視天下重。視二女九男輕。然則孟子何以言幼吾幼以及人之幼。曰推恩之仁。篤近而及遠。博愛之仁。舍小而謀大。

舜典

問重華既爲舜號。協帝者何事也。曰其下八德也。如曰重有光華。則協帝爲又語矣。是故濬與溫協。哲與思協。文與文協。明與明協。恭與恭協。允與允協。堯不言塞而欽舉之矣。舜不言欽而塞舉之矣。

慎徽五典。至雷雨弗迷者何。曰言舜之無入而不自得也。聖人窮神與道俱寂。聖人知化與時偕行。孔安國言舜舉八元。使布五教。舉八凱。使度百事。流四岳以穆四門。然乎。曰季文子必有所受矣。納者堯納之。

乎。曰：堯既命以位，則慎徽賓納皆舜也。司徒百揆四岳皆言功效，司空獨言德量者何？曰：互舉之也。然非有風雷不迷之德者，豈能有是效乎？

伊問：璿璣玉衡齊七政者何？曰：察斗運也。斗者，所以斟酌四時而齊七政之候也。何獨言璿璣玉衡？曰：璿斗魁之第二星也，璣斗魁之第三星也，舉璿璣則前一星之樞，後四星之權，可知矣。衡，斗杓之第三星也，舉衡則一星之搖光，二星之開陽，可知矣。是故堯典昏星言其經，舜典璿璣言其緯，經以南方而定，詳其日也，緯以玉衡而齊舉其綱也。緯常行于經之中，故玉衡不復言經，經常包乎緯之外，故昏星不復言緯，合二典觀之，唐虞之天象備矣。然則渾天儀之說非與？曰：雖渾天儀亦必在是而後作也。

並問：類上帝禮六宗者何？曰：類者，祭上帝之名也。謂之類，必其知化窮神而道類乎天，斯可類之矣。禮祭六宗之名也。謂之禮，必其繼志述事而德因乎祖，斯可禮之矣。故類者，類也。禮者，因也。六宗者何？曰：程子曰：三昭三穆也。不言太祖者，前已受終矣。祭法之說非與？曰：祭法之說，其常也。攝政之祭，其特也。況上帝可以兼日月寒暑水旱之祀，而宗廟在攝位之初，豈宜遺之？又況于水旱之祭，有定時乎？

詩問：程子曰：如五器，卒乃復，如同也。五器，卽五玉也。以物則曰玉，以形則曰器。以寶則曰瑞，諸侯尊而贊重，既卒如而復，還之餘則否者何？曰：然。猶前言班瑞羣后耳。聘禮亦曰：已聘而還圭璋。

五載一巡狩，羣后四朝者何？曰：言自輯瑞覲牧之後，五載而一巡狩。其羣后因巡狩，各朝于方岳者，則奏言試功而車服以庸也。蓋記前禮未備，又明歲二月巡狩者，凡五載一行之。其羣后述職，則在巡狩前五

歲也。卽旣月日覲四岳羣牧耳。某聞之孔氏程子云。然則四方諸侯于巡狩之後。遞年而來朝者。非與曰。前旣乃日覲四岳。此復一年覲一岳。不亦皆經乎。況周制六年五服一朝。又六年王乃時巡。後世皆以爲則。皆本於是也。又諸侯述職於一年。則四方風俗政教因以會同。亦合人心之事也。故曰。賓於四門。故曰。天下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。如各以方遞年朝。則四方諸侯有終世不相見者。又非臨下以簡之禮。世用問象以典刑者何。曰。以典刑爲象而示人也。其輕者則流之。其又輕者則鞭之。又輕者則扑之。又輕者則贖之。又輕者則直赦之。惟怙終始賊刑也。此之謂欽恤之道。若曰。贖刑惟鞭扑。則教人之法。豈可贖者哉。

邦獻問。舜命九官。濟濟相讓。爰斯伯與朱虎熊羆。不命而不讓也。稷契臯陶夔龍之不讓者何。曰。命以舊職而復讓。非誠矣。曰。以其舊職。不疇若于僉。不咨于四岳。不亦輕乎。曰。咨四岳而得禹。則得稷契臯陶。咨四岳而得伯夷。則得夔龍矣。曰。禹之所讓則命之。伯夷之所讓則命之。垂益之所讓而不命之者何。曰。垂益職輕。所舉之賢小。雖或命焉。史固不得錄也。故垂益稱疇若。禹夷則稱咨四岳。蓋帝王之道。明而治人。百揆總之。非與天地合德者不能。幽而事神。秩宗統之。非與鬼神合其吉凶者不能。其工與虞。不得而比之也。

印問。舜命九官。懋言百揆。時言后稷。寬言司徒。明言士諧。言工虞。筮言秩宗。和言典樂。允言納言者何。曰。君子盡智以知人。故曰懋體仁以知天。故曰時。厚德以配地。故曰寬。至公以知情。故曰明。至誠以窮神。故

曰寅。本志以知行。故曰和。窮理以知言。故曰允。因利以知類。故曰諧。舉言之。故曰欽。
舜方命。夔典樂。夔遠言其功。蘇氏以爲簡誤。與九官相讓之文不倫者何。曰無傷也。夔但卽百獸率舞以證神人之和耳。故唐虞君臣。言人之失不爲刺。自言其美不爲矜。蓋其心於後世相遠也。宜蘇氏所云然。雲霄間有虞之時。兵刑掌于一官。教與禮樂掌于三官。後世兵刑分爲五官。教與禮樂統于二官者何。曰此世變也。是故本盛則治。其末可廢。末盛則亂。其本難復。故圖治者先其本。

大禹謨

達問。祗承云何。曰天施而後地順焉。君先而後臣承焉。祗承于帝。言舜有是意而禹承之也。然則君不明而強諫者難矣。

帝德廣運云何。曰此益舉舜膺命之事以證舜之言言不特堯爲然。所以勸之也。其下言儆戒無虞者。則又戒之也。是謂將順其美。匡救其惡矣。何以曰廣運。曰聖神文武皆具之謂廣。乃也者運也。

濟民間。禹言養民之事如何。曰三事不出六府之外。故用六府而慈孝友恭之道。卽正德也。六府適乎民用。卽利用也。可以養人。卽厚生也。故六府言其體。三事言其用也。

養敬問。禹既欲帝念臯陶之種德。又欲念其功者何。曰功者德之顯。顯然而可見。則不可易之矣。帝苟念釋名允焉。其能易此臯陶耶。曰傳以念釋名允爲禹如何。曰于禹則意淺。于帝則讓真。且首尾皆言帝中衡決而爲禹。亦非言之體也。孔氏以念釋爲功罪者亦非。

整問好生之德。何以同愆也。曰。天地之大德曰生。聖人之大寶曰好生。帝之德。天地且不違。又曰愆乎。是故臨下以簡。坤能也。御衆以寬。乾知也。罰弗及嗣。世可知。賞延于世。嗣可知。宥過無大。小可知。刑故無小。大可知。罪疑惟輕。不疑而輕者可知。功疑惟重。不疑而重者可知。皆所謂寬簡也。

歷數在躬之謂何。曰。惟汝賢。言羣臣之莫及也。不爭功能。言天下之莫及也。懋德不積。言人君之不及也。君臣上下皆高其功德。故曰。歷數在躬。蓋人有功德。卽天之歷數也。後世乃有符命圖讖之言。誤矣。

繼芳問。危微精一者何。曰。自心之發于形氣也。易私而不本于道。則薄情而斃性。殞身而喪家。禍皆由是出也。故危。自心之發于道義也。易昧而難形于人。則畜而不發。隱而未見。美皆自是沮也。故微。精者。察二心之異。一者。無二心之別也。無二心之別。則人心卽道心之形矣。故曰。中是中者。以理而制欲。固非過高而絕人心。亦非太卑而忘道心。故後世功利之言。不及寂滅之教。大過皆非中也。

舜之文德。自禹班師而始敷乎。曰。文德雖常敷。誕敷則自班師始耳。干羽之舞。誕敷之跡也。遠人之來王者。如之何而不化乎。故苗格。然則舜有意于化苗乎。曰。聖人之心。欲並生哉。苗之未化。方且以爲憂。豈但曰有意乎。

皋陶謨

文舉問。迪德謨明之謂何。曰。君能迪德。則臣不敢欺。隱垂戾矣。其所謂德。猶下九德云耳。既廣迪德謨明。若已能知人安民矣。必又云然者何。曰。言雖脩身齊家。以迪其德。其理固足以使庶民勵翼。邇可遠在茲。

也。然而知人安民之事正宜盡耳。故又云然。惟帝其難之。謂何曰。勵舜之辭也。言知人安民兼盡。使帝難于行。蓋激之使進也。故皋陶後曰。可底行以明禹吁之非也。何以知帝爲舜乎。曰。禹皋陶言于舜之前耳。且放驩兜。遷有苗。難壬人在堯末之有也。

思敬問。禹曰。俞如何。皋陶曰。都。禹拜昌言曰。俞。皋陶又言都者何。曰。此大禹之智。皋陶之仁也。是故聞善不究其極。與究其極而不受。皆非智也。有善謙讓而後言。與言而避嫌焉。皆非仁也。故俞如何且拜之者。斯其人無遺蘊矣。不智而能之乎。因其問也。遂美之而不嫌。將言其善。又自美之。不以爲嫌也。不仁而能之乎。當是時也。禹之意。惟恐皋陶不言。使帝不得而聞。皋陶之意。惟恐大禹不問。使帝不得以爲行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者。其在斯乎。其在斯乎。

應陽問。俊又亦言九德乎。曰。然。身有九德。雖多寡不同。皆俊也。俊以多言。又以少言。撫于五辰者何。曰。因人情。相土俗。準今古。如五行之錯行也。先言師帥者何。曰。先德而後政也。

田問。同寅協恭。何以和衷也。曰。敬以直內。則心無不正。義以方外。則身無不恭。斯能和衷也。然不可徒委之臣下。故曰。同協。曰。知人。旣以九德至安民。不言德而言典禮賞罰者何。曰。此安民之目也。非九德之人。其能用此乎。九德之人而不能行乎。此又何浚明亮采爲。

仲武問。聰明明畏云何。曰。敝典秩禮。天之聰明也。命德討罪。天之明威也。然皆出于斯民之視聽好惡。故曰。敬哉有土。

德與問。臯陶既以哲惠言知人安民於其終也。惟言兢業與敬者何。曰。智仁者。知人安民之本。兢業與敬者。智仁之本也。臯陶既言庶績其疑。與可底行矣。又曰。予未有知。不亦背乎。曰。前之者。故帝也。後之者。實帝也。端知人安民之本者。在于帝耳。帝行則有績。不行則無績。故曰未知。

益稷

官問。汝亦昌言者何。曰。此嘉言罔攸伏也。夫舜之於昌言也。則求之。禹之於昌言也。則拜之。臯陶之於昌言也。則師之。君臣上下皆不自用。一取之人。其斯以爲唐虞乎。衰世之君。諫且不行。況于求乎。其臣嫉善而杜言。況于師乎。如之何其可治也。故師汝昌言者。臯陶言此孜孜之意。卽昌言也。夫禹既曰何言。又曰孜孜者何事也。曰。其卽知人安民乎。孜孜于知人安民。而述治水本末先後之謂何。曰。言其所以當孜孜也。是故師昌言者。其用也。慎在位者。其本也。臯陶未盡而禹又發之也。是故弼直則人無不知。後志則民無不安。是故臣隣之脩。光天之德。鳳凰何爲而不來乎。

本源問。股肱耳目何以爲隣也。曰。隣非比舍也。夫比舍猶疎遠爾。股肱耳目則一體矣。一體而謂之隣。主之者其心乎。左右宣力之謂何。曰。左右以教言有提撕之意。故言肱。宣力以養言有奔走之意。故言股。明聽以禮樂言也。棲曰。此皆稷契夔夷之職。命之禹者何。曰。禹其百揆之官乎。在治忽之謂何。曰。五音順則律呂和。五音不順則律呂乖。

世用問。庶頑讒說卽不忠直矣。又何言若不在時也。曰。時。當時也。當時君臣上下相儆以忠直。獨頑讒似

不在乎此時。若異類也。故曰欲並生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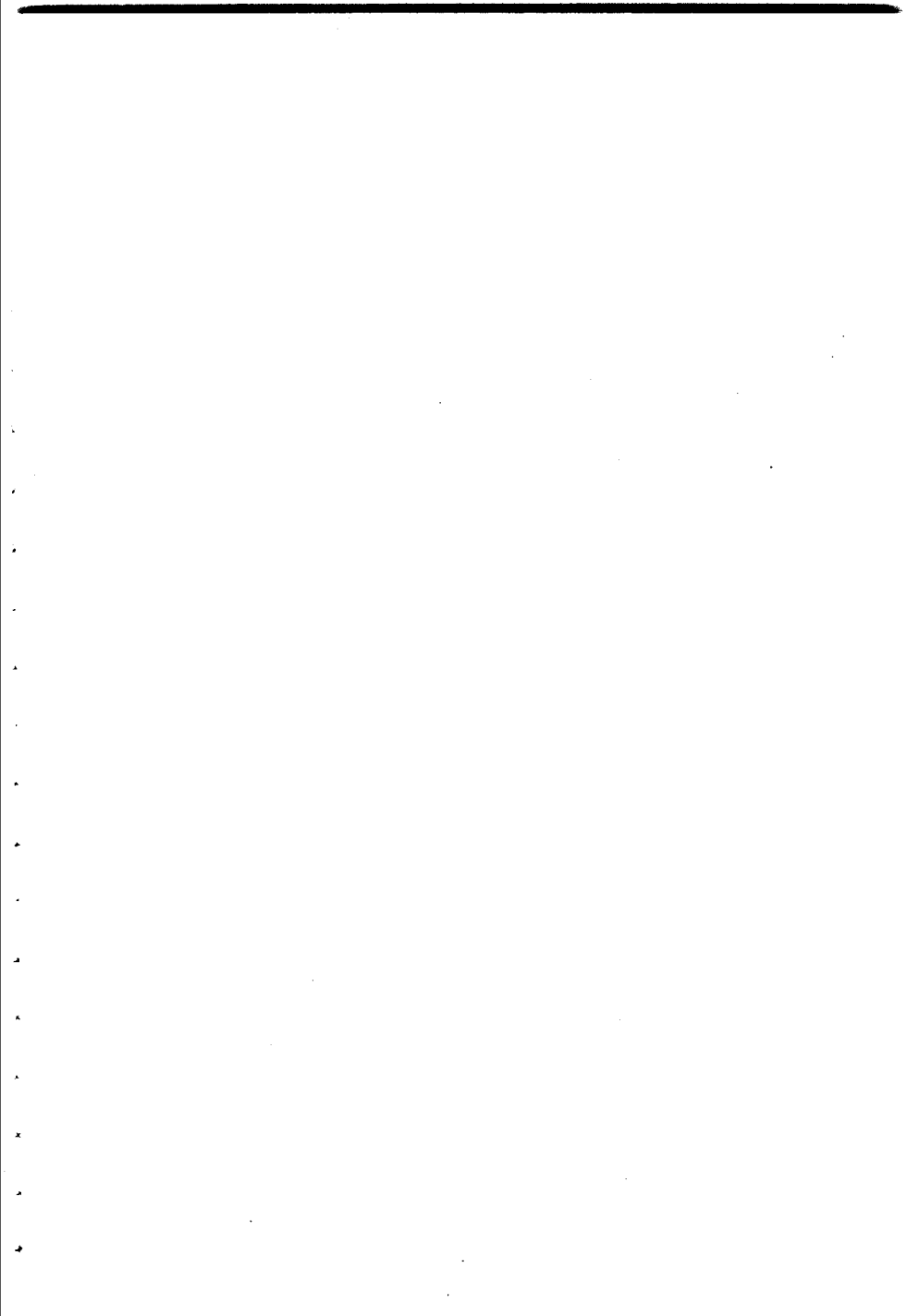
用威亦爲政之常。何至戒以丹朱。曰威入亂。德入治。履霜之意也。然則帝猶曰方施象刑。惟明者何。曰尙德去威者。人臣告君之體。德威並行者。人君治世之法。

滋問禹之治水。不願妻子矣。其後戒舜。猶識之不忘。聖人亦常情乎。曰聖人之心。固人情也。但視事有輕重。則非人所及耳。當其水之方割也。視萬姓重。視妻子輕。猶堯爲天下得人。捐二女。棄九男。不恤。豈其人所可及哉。及其戒舜。猶述之者。職于懲丹朱耳。蓋以所易戀者言之也。嗚呼。此聖人行高而言卑。

霄問後世有如夔作樂者。亦能舞獸來鳳乎。曰淺哉。子之說樂也。後世雖有百夔。不能格一鳳矣。有虞氏君迪其德。四岳九官舉其職。夔斯能效其藝也。是故以夔事終典謨。文中子曰。虞氏之德。被動植矣。鳥獸之巢。可俯而窺也。鳳凰何爲而不來。智哉仲淹。足以及此矣。

邦獻問。賡歌之辭。在瓦球擊石之後者何。曰。后夔之言。樂之粗。言器與效也。賡歌之語。樂之精。言聲與本也。聲在器先。效在本後。故夔之拊瑟擊石者。號此賡歌之辭。夔之舞鳳來獸者。皆此責難之故。竄其然乎。非後世史氏所能識也。

詩問。堯舜之治。難名。其亦有要乎。曰。其欽乎。觀典謨之始終。可知矣。何謂其無爲哉。其曰聖人生知。不學而能者。某末之信也。不然。則典謨欺我。詩云。維此文王。小心翼翼。亶其然乎。



尙書說要卷之二

夏書

禹貢

世用間。禹貢水土之序。先後不同者何。曰。於遂州而先冀。冀青徐者。從下流也。於導山導水而先岍岐。西傾岍嶓。以及合黎積石者。序先脈也。故循其先脈。則施功不亂。從其下流。則用力不難。此無事之智也。曰。導山之山。遂州有不載者何。曰。遂州之山。從其大者而治之。則凡小者可略矣。導山之山。從其各脈而治之。則雖小者難遺矣。天下之水。皆出于山。又敍水者何。曰。水之源。亦有不盡出于山者。如地有原隰。水之會入。有大小。則亦不可缺。功也。故蔡傳言。江漢之原。出于山。而後言水。河淮渭洛。皆非出于其山。自其山以導之。故先言水。後言山也。

審問。禹貢財賦。東南皆下等。西北皆上等。今天下財賦。多出東南。其西北不逮十一者何。曰。當禹之時。洪水災。東南地下。受害劇。而西北之水。蚤退。地脈厚。而加以沃壤。高下懸絕。故西北皆上等。比其久也。水潤東南。而西北獨仰于天。時不至。赤地千里。故曰。易窮則變。變則通。通則久。

審問。夏后氏五十而貢。一此又遂州而貢。如衮之漆絲。荆揚之金玉。不已重乎。曰。五十貢一者。田賦之三壤也。漆絲金玉之貢者。財賦之庶土也。蓋處庶土者。財賦不用三壤。處穀土者。則三壤不征財賦。後世則